順菴集

十五

共十五

順菴先生年譜

肅宗大王三十八年壬辰（清康熙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甲戌（戌時）先生生于堤川（湖西左道縣名）縣之楡院寓第

祖考叅議公僦居京城青坡里是歲三月母夫人李氏夢赤氣自天而降遍繞寢處遂有娠十月叅議公率家眷移寓堤川楡院戚人尹訓甲家當生之曉又夢有豹赤斑奇文抱於懷中驚覺是日戌時生

四十一年乙未先生四歲○秋隨母夫人自堤川上京

寓乾川洞外宅

四十二年丙申先生五歲○冬經痘疹

四十三年丁酉先生六歲○秋隨母夫人往靈光月山

即外宅農庄也時外王母下去故與母夫人隨往焉

四十五年己亥先生八歲○冬經紅疹

四十六年庚子先生九歲○春隨母夫人還京

時家在南大門外藍井洞

景宗大王元年辛丑先生十歲○始入學先讀小學

以移寓京鄕之故至是始入學而句讀分明見意
精詳不過數年文理驟達
英宗大王元年乙巳先生十四歲○七月隨叅議公往
蔚山任所
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叅議公遞歸卜居于茂朱
湖南左道邑名邑底先生隨焉
四年戊申先生十七歲
是歲三月湖西賊李麟佐等陷清州至四月二十
二日先生在茂朱寓舍望見東天有黑氣慘憺中
有赤氣橫亘喜曰此天文書所謂戰氣而主勝客

之兆也他人未之信二日後聞賊将李熊報等戰于安陰茂朱之界草峴之東戰敗被擒先生之言果驗人皆歎服

五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十月戊午聘夫人成氏純之女

八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正月戊辰子景曾生

十一年乙卯先生二十四歲○十一月遭叅議公喪

十二年丙辰先生二十五歲○十月卜居于廣州慶安面德谷里

翌年春挈家自茂朱上來

十三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〇春讀性理大全

先生自幼少時意謂士生斯世不可以一藝成名其於經史詩禮之外陰陽星曆醫藥卜筮以至於孫吳佛老之書稗乘小說之類自有書契以來文獻之可徵者無不博觀自十五六歲已稱其該洽至是始留意於性理之學而歎曰始爲恥一物之不知終爲不知身心之貴則所謂睫在眼前人不見也遂潛心玩究手鈔而口誦

五月讀心經

有感吟二絕其一曰句句須要不放心西山逈得

考亭心平居細討危微法遇事方能驗此心

作治統道統二圖

治統圖以歷代帝王成圖者也上自上古下至皇明以及乎清有正統焉有變統焉有無統焉皆寓褒貶與奪之義爲上下圖道統圖以歷代聖賢成圖者也首揭周子易圖以明道之所本繼之以羲農黃帝堯舜孔孟以至於濂洛羣賢元明諸儒皆分其正統旁統亦爲上下圖皆有凡例書于圖之上面

十五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

是歲九月有相者見先生曰古人相歐陽公曰耳過面白名滿天下脣不著齒無事得謗公之相恰似爲公可爲今世之歐陽公矣

十六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撰下學指南

先生以爲古來學者之患多在於務遠忽近乃於身心日用所當行之道分排十二時又列定條目附以古聖賢嘉言善行屬於下學者名之曰下學指南以爲平生取用之資

作井田說

以周禮爲主參以孟子公羊傳何休註班志及朱

子說以成之右二條月日無考似在是年春夏間

十月女子子生戊寅適權日身

十七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六月遭祖妣洪氏喪○

冬撰內範

朱夫子嘗病女戒之鄙淺欲集古語成一書以配小學而未遂其意先生旣撰下學指南又編是書蓋欲體朱子之遺意而篇目略倣朱子所定書凡六篇名之曰內範

二十二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十月往謁星湖李先生李先生諱瀷

李先生在安山圻內郡名星村先生慕其德義往拜而
師事之
二十三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春與邵南尹公書
論書經泰誓義尹公名東奎與先生同門操履篤實為世所稱先生與之往復書牘論學講道交誼甚密為
九月往謁星湖先生○上星湖先生書
有冠禮問目答書有曰別紙再三諦看考校精詳
今世之禮數有訛云
十二月上星湖先生書
論卦變之說又請一言之教為終身體行之資答

書有曰今見来書大非俗學撈摸之比此果吾黨之有其人而恰慰餘生之望又云有志之士必先從主靜持敬上用力方是脩行立命之基云

二十四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十二月往謁星湖先生○草洪範行義

二十五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正月承星湖先生書

李先生以先生初有方術之名世人妄相傳道故疑或真有是事貽書戒之且有改名之敎先生荅書曰韜晦一節謹當服膺而改名事終欠平正道

理名雖改而此身則猶夫人也此當盡其在我者
而自守之耳未敢承命云李先生答書曰前書云
云只是愛莫助之妄有商量要處以徵服之意今
當以公言為正處心行事用此為率何憂不至於
光明耶

三月入童蒙教官未擬
時先生令聞日彰政官有是擬

五月 除 厚陵叅奉不赴
擬教官時以經學懸註而政官或慮先生之不仕
又以勳嫡懸註時叅判公在世先生嫌其失序不

赴其上星湖先生書有云曩日蒙師擬以經學今者寢郎註以門蔭經學則無其實門蔭則失其序二者皆不可冐出或言呈于天曹明其失次不仕之由而此却有嫌不過欲滿限自止之耳然而無妄之福非喜伊懼日後復爾則不知將何以處之也

十一月除將仕郎 萬寧殿叅奉出謝 恩命○

十二月赴任

二十六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八月授從仕郎以下卽皆月日多未詳○十月授朝奉大夫○作雜卦說明年辛未又著

後說

二十七年辛未先生四十歲○二月例陞朝散大夫義盈庫奉事入京謝 恩先生雖在微末庶僚務盡其道一以廉謹自持翌年遷 祠官民人立去思碑于義盈司門外星湖先生聞之有書云義盈司門去思有碑京衙卑官古今無此其盡力仕學可見秉田委吏聖迹可徵亦顧吾友益推以大之勿以身微自沮行不行命也於我何與焉

授奉列大夫○上星湖先生書

質問家禮疑晦處

四月授奉正大夫○五月授中訓大夫○上星湖先生書

論卦文辭義及讀易之法

閏五月授中直大夫○七月往謁星湖先生

聞惠候之報往候焉

答貞山李景協書 李公名秉休

李公以公喜怒理發之說與邵南互相爭辨至是貽書問于先生先生答書略曰夫天所命爲性性有二從天命之正而來者謂之本然之性從稟受

之差而言者謂之氣質之性性之動爲情情亦有二從性本所發者謂之四端從形氣所發者謂之七情心統性情而其發亦有二焉原於性命之正者道心也原於形氣之私者人心也總而言之四端也道心也其原出於天命之本性而無不善不以聖狂而有間此所謂理一也七情也人心也其本出於氣質之性而或善或惡有賢愚之不同此所謂分殊也推理一分殊之義則理發氣發在其中矣今老兄就四七大公案外剔出聖人之公喜怒謂之理發則愚昧之見有迷而難悟者若以喜

怒之得正者謂之理發則其將以四端之不得其正者謂之氣發乎聖人之喜怒發而自中者也君子之喜怒發而求中者也衆人之喜怒發而失中者也雖有中不中之不同而其發於形氣則無異其爲氣之發無疑矣至於四端則不論賢愚隨感而發不待私意之校計而油然直出乎仁義禮智所具之本性此所謂理之發也尹丈擴充之語誠爲的當理則固可擴而充之氣則不可擴而充之惻隱羞惡是發於理者故擴而克之則至于仁之盡義之至之境矣若喜怒則雖有賢愚之不同而

終是發於氣者也將擴而充之則奬將如何
二十八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正月以 孝賢嬪葬時差備官往 孝章世子墓所○二月例陞通訓大夫 靖陵直長○撰李醇叟遺事李公名孟休星湖先生之子不幸早世先生慟惜之為撰其遺事○五月上星湖先生書
以孟子七篇中疑義條列稟質
二十九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四月往牙山葬聘母于稷山○夏撰廣州志
書凡二卷有自撰序文
六月答貞山書

論家人命卦之義書畧曰俯教家人命卦之義欽仰獨得之見第此蒙陋不能超脫於古人已定之論故未免有疑於兄教夫六十四卦卦名以反對推之其自相為用也明矣觀於損益否泰晉明夷剥復之類可以知之然則睽為二女不同志之卦而家人為二女同志之卦果如尊兄所論愚謂不必如此說伏羲名卦之時必觀其象有如此之義故隨而名之竊觀家人卦內文明而外巽順猶人之家政和矣火炎上而風下行猶人之家事合矣二五得位而相應猶人之家道正矣諸卦中惟此

卦果有家人之象而其他則終不如此卦之切近
明著者故名之曰家人而文王之辭孔子之傳皆
是一串貫來矣尊卑列擧二五得位相應之卦以
爲此莫非男女正位之卦云則此等諸卦其性情
體才果皆如家人卦之襯切者乎以二女同居而
其志同爲名卦之義則諸卦之此類多矣何獨於
上風下火之卦而名之曰家人乎哉所引詩經家
人之義亦有疑焉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之子指女
子也家人統言一家之上下尊卑而言也宜其家
人謂女子之仰事俯育莫不得宜大學所謂宜其

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者尤明白矣指此為妻妾之證則無乃不可乎

十月例陞六品為歸厚署別提○奉叅判公寓龍山時叅判公患黃疸為醫治計住于妹壻吳錫信家

編次李子粹語

星湖先生所撰退溪言行所裒集者也初名道東録屬先生及邵南尹公刪定之先生與尹公往復商論改定編次名之曰李子粹語書成後李先生有書曰粹語賴君得成完編此亦如久病人多少劑治畢竟按脉診症歸功於神指也今為記一大

享麗澤之益非是之謂歟云仍屬先生撰序文

十二月上星湖先生書

論綱目筆法之可疑者

三十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二月遷司憲府監察

○四月奉參判公移寓于中部洞外宅○六月丙寅

丁參判公憂

哀毁踰節素有嘔血之症至是添劇仍成終身之

疾

八月甲戌葬參判公于德谷先塋○十二月撰參判

公行狀請誌文于星湖先生

三十一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二月請叅議公誌文于星湖先生○五月讀禮書

以家禮為主而先自喪禮始考以三禮叅以通典及先儒諸說

與卲南尹公書

論喪制變除之次及葛經之制

六月答卲南尹公書

論學者騖遠忽近之弊書畧曰大學曰止於至善繼之曰知止而后有定知至善之所止而后志有所定向矣其下又曰知所先後即近道矣孟子曰

堯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務也兩先字對勘學者
知此則豈有騖遠之習而程朱以後諸儒之辭說
甚多而論其篤行則反有愧於漢唐之君子至于
今而益甚往往臨小利害便失常度此楊文公蘇
長公之論見笑於朱子者也我 朝先輩有自警
篇理學古文眞實文章之語其所尚卑矣而樹立
成就非後人所及由此益知此道之難明也盖游
走於章句物理之上反忽於身心日用之間故不
知不覺之中未免有踰節之患其於執事所謂眞
實體當四字未暇及焉何歎如之常以此自警而

病無以自振今何幸奉聞先獲之言

三十二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八月服闋○冬立

洞約

有洞約一卷會洞人須示自撰其序文畧曰余讀周禮知聖王治天下之大法也聖人為政務舉大綱何規規乎比閭族黨之間而不憚煩耶夫不振不作不導不行民之情而振作導行之術須從民目擊處起必有興感而易行者故自其近者小者始而舉天下同一教也不如是無以遂生養無以同風俗無以行政令雖聖王不能施其教矣降而

漢唐宋明若三老里正保長坊長之法猶其制也然而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人私其身士異其論治雖暫隆而俄而汚爲此民俗之所以不及古而百世無善治也是以窮而在下之君子或推其修齊之餘及於鄉里以淑諸人而無僭上議禮之嫌若藍田呂氏之鄉約是已我東先輩之居是官也居是鄉也皆不疑而行之若一蠹之於安陰退溪之於禮安栗谷之於石潭是已然則今日吾洞之立約亦非僭而固 上之人所歆與行者矣噫吾洞數十年來風數俗敗便作互鄉之難言而猾任頑

校又憑城社而恣橫如之何民不窮而俗不渝也
外侮之来固無可奈而禮義根於人心之固有若
因其固有者而修明之則可矣夫作法導人先順
民心民心之不順恒由於害政令洞中爲民害者
梳櫛而除之使民心有所歸依然後教亦可行孟
子論王政制民産居學校之先良以此也遂革弊
政敦教化申禁令明勸懲遵此而行其亦有補哉
聖上化理之一端矣

三十三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正月元日改定祭
禮告于先廟

先生以為祭祀之禮祠廟為重原野為輕正朝寒食端午秋夕上墓即東方舊俗而禮無所據令人反致隆於此而廢廟中之享輕重失序深乖禮意乃考禮經採國俗錯舉四時分薦祠墓冬至陽生夏至陰生之日而薦于祠堂寒食草生秋夕物成之時而奠掃墳墓因元朝奠獻告由先廟

希賢録成

自乙亥冬始草上卷則為三聖傳即伊尹伯夷柳下惠中卷則為兩賢傳即諸葛武侯陶靖節下卷則為希顏録即顏子周濂溪程明道撰輯其出處

言行合而名之曰希賢録仍題一絶于二賢傳云龍岡日月送春睡栗里風烟入短吟膝上無絃梁甫曲千秋遥託兩人心又題希賢録云淵明放曠終非道諸葛功名謾瘁神陋巷閉門無箇事程花周草一般春

三月丁巳大王大妃昇遐

上星湖先生書論臣民服制書畧曰 國母服禮不曰為小君而曰為君之母妻期則是本無服從君而降也若庶民則雖在率土之内而從君之義有推不得者故無服五禮儀内喪庶人十三日而

除卒哭前禁用紅紫則 國制亦有等級矣今無貴無賤悉從終喪白素之制遵何禮耶或中間有所變改而不能知耶先生前銜雖與流外一般而與古庶人在官者有異則其勢必同于命士之列雖無 蕭謝之例又以疾不供仕之故而欲自處以庶人之義則或太過矣我東士族之名自成一俗與古異是以儀註亦云生徒白衣笠以從喪制與庶民區而別之則只當從此例而已此外恐無可論期後諸臣除服而 主上猶持重服則貴近之臣似不可以吉彩進見矣君喪謂之方喪則與

父相比而制之也下教所引縞冠玄武子姓之服
證諭明白恐不可以衰服升縷之少異而致疑也
未知 國朝前例之如何而近覩麗史明宗當太
后之喪卒哭後謂羣臣曰朕尚帶皂而卿等獨帶
紅耶云則以帶紅從吉爲未安也況今禮敎休明
之時乎愚意則貴近之臣以淺淡服烏帽角帶之
制從事恐爲得宜未審如何

上星湖先生書

論喪祭式書略曰家禮奉四世之親爲擧天下大
同之禮故大夫祭三世雖見古禮雖載 國典東

方之士不遵此而遵彼者盖以家禮為重也到此猝難變通而至若祭物一節則朱子於家禮曰貧則稱家之有無於語類曰隨家豐約如一飯一羹可盡其誠知此意則品味之多寡不必一如家禮之式而籩豆加減之數要不失其義而已易在萃則用大牲吉當損則二簋用享朱子之意亦本於此矣今人或富厚貴顯飲食若流而反薄於奉先或貧窶無賴不能備籩豆之數亦公然不祭二者均為不是矣凶年祀以下牲國君猶然況士庶乎後世祭祀繁重有忌祭有墓祭有節日之薦古人

只有時享而國語士庶人舍時則亦只歲一祭而己士之一籩一豆大夫之二籩二豆其視後人無已太簡盖不如是不能保守百畒之田矣中國土地膏沃物產豊饒而制節謹度猶且如是況東土地瘠物薄最號貧國且拙於理生而其可濫用乎妄竊以為祭祀之禮當觀其家之貧富歲之豐歉一年經用之饒乏而為之節度定以三品家苟富也歲苟豊也當如家禮六籩六豆之數而不得過爲否則籩豆或四或二而鼎俎餅麪之屬隨而裁减又其下則一籩一豆亦無不可又不及此無以

為禮雖糲飯菜羹當祭之無闕盖李先生有書論
喪祭禮多有商定故有是書
七月星湖先生製送順菴記
先生搆一小屋請記于李先生曰築室之制象菴
字形菴之為字廿以茅盖也一横梁也人環椽也
屯中立一柱而成四間也二柱則六間三柱則八
間其用尤廣前面二間為室以居名曰順菴盖取
其字而名之竊謂天下之事惟順理而已中一間
為堂為應事之所茅茨土堂耕樵布糲誦詩讀書
莫非其分故名曰分宜堂又隔一門為室名以湛

肅祭祀時齋所也後面拓三間為藏弆器物之所東北一間奉安家廟焉窃願得堂記菴銘為沒齒誦念之資云李先生製菴記以送

上星湖先生書

論西洋學術之非書畧曰近覩西洋書其說雖精覈而終是異端之學也吾儒之所以修己養性行善去惡者是不過為所當為而無一毫徼福於身後之意西學則其所以脩身者專為天臺之審判此與吾儒大相不同矣天主實義曰天主怒輅齊拂兒變為魔鬼降置地獄自是天地間始有魔鬼

始有地獄按此等言語决是異端天主若為輅齊拂兒設地獄則地獄還是天主私獄且此前人之造惡者不受地獄之苦天主之賞罰更於何處施之耶又畸人篇云額勒卧畧代人受地獄之苦按天主之賞罰不以其人之善惡而或以私囑有所輕重則其於審判可謂得乎若然不必做善諂事天主一私人可矣又辨學遺牘者即蓮池和尚與利瑪竇論學書也其辨論精覈往往操戈入室恨不與馬鳴達摩諸人對壘樹幟以相辨爭也

臨官政要成

自戊午歲始草初名治縣譜至是更加增刪改名
政要有自撰序文略曰天德王道本一體修己治
人無二致學優而仕仕優而學出處不同其道則
同也眞西山嘗輯經傳論政文字為政經一書非
學外有政也其體雖同而措之事為之間施用有
異故不得不殊而別之此與心經相為表裏者也
余少時為是書雖有出位之嫌而亦有為為之者
也在亂藁中未嘗出而示人然而相識中或有為
政而請教者亦必以是授之蓋附古人贈言之意
也余未試者也撫鑰疑日其用或錯閉户為屨大

體斯存昔傳琰為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世以吏績著稱南史余心郤之曰是歆獨擅能名也誠使世人學我之為則人之政我之政也楚弓得失何必用心於其間哉書凡三篇曰政語聖賢之訓也曰政蹟已行之效也曰時措萕說之酌時而斟之者也風俗有彼此之別人心有古今之殊世道有汚隆之異法制有治亂之分變通之宜存乎其人

三十四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正月上星湖先生書

論婦女首飾

三月上星湖先生書

論鬼神之理

十月與貞山書

論讀易讀詩之法

十二月作校證家禮附贅序

即先生宗人五休子玑所撰

三十五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東史綱目成

先生嘗嘆東人之專昧東事自丙子歲始草閱四

年而書成上自箕子元年下至麗末立綱立目書

凡十八卷又有考異地理考二卷合二十卷自撰
序文略曰東方史亦備矣紀傳則有金文烈鄭文
成之三國高麗史編年則徐四佳崔錦南奉　教
撰通鑑因是而俞氏提綱林氏會綱作爲抄節則
有權氏史畧吳氏撰要等書彬彬然盛矣然而三
國史疎略而爽實高麗史繁冗而寡要通鑑義例
多舛提綱會綱筆法或乖至於因謬襲誤以訛傳
訛諸書等爾某讀之慨然遂有刊正之意博取東
史及中史之及于東事者一遵紫陽成法彙成一
帙以爲私室巾衍之藏資其考閱而已非敢以撰

述自居也至若詭謬之甚者別為附録二卷系之
于下

正月上星湖先生書
論易先後天之義

二月與邵南尹公書
論詩經義

十一月上星湖先生書
論列國音韻古今曆法

三十六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十二月答權哲身
書

有雅頌疑問故先生逐條荅之其書略曰聖賢言語皆平易明白不可按曲以求自致纏繞于疑亂之中矣退溪李子曰讀書不必深求異意當於本文上求見在之義此語的當簡易試入思議也經文固有兩般義後人觧釋時必量度而取其最近者今君讀書有與傳義不同者試就其不同處剩量輕重諷詠詳玩則自有可別之道矣我之私意橫在肚裏却以先儒之說求合於己是甚不可若然則我去自做一般文何必苦苦讀古書乎

三十七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四月建書齋

與鄉里從學後進議建書齋于德谷洞中名之曰麗澤齋自五月以後逐月相會講小學

三十八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十一月編次僿説類編

星湖先生所撰屬先生刪正分類書凡十二卷

三十九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三月百選詩成

歷代詩各體皆選百首名之曰百選詩書凡七卷有自撰序文

史鑑成

自上古至綱目以上節刪成之名之曰史鑑書凡

八卷

十二月哭星湖先生訃

服心喪記其問學之語有函丈錄

四十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〇十二月與邵南尹公書

論師服書畧曰師服一節檀弓置諸三年之科則捨此更無他求自程張兩先生有情有厚薄之說而至于我東栗谷定以朞九月五月三月之禮故世多從之此於事勢似為周便而以生三事一之義推之則節量尊服終涉不安矣程門服制無考

而劉立之云繫官朔郵不得與於行服之列云則其制服明矣朱子祭延平文築室三年莫遂初志云則雖未遂築室之願而三年之意則恐亦不廢矣但師弟之間既非同室之人故饋奠哭泣雖不能一如家人其追慕慟隕之情不可暫忘或經或素帶以寓其心不赴會不聽樂以示不可自同平人之意似無悖於古而不愧於心矣退門諸人月川素帶朞年三年不赴會不聽樂此率以古禮則未知其如何而實有愜於鄙意者故敢歆依而行之

四十一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四月作無名五賢贊

五賢即魯兩生齊虞人魯儒塞上翁

七月除濟用監主簿以病不赴○重修洞約○八月遷義禁府都事不赴○是月患大腫

左臂受鍼傷風疾症危劇破腫後子景曾吮其膿血至十月始得差安

四十二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作陶靖節贊月日無記疑在是年春夏○六月作六箴以自警

其序曰古人之成德做事者皆藉於剛明沉重之

德而余性質昏慵躁淺故用功不專到老無成而況今病廢自棄踰十數年乎內自一心之微外至視聽言動皆失其官惕然感悟為箴以自警其箴曰爾體雖寐爾用多感靜而存之如水之淡動而察之惟幾之審易昏易亂恒若懍懍斷絶嗜慾掃除客念推究不置如酷吏按驗不留一物若密箒掃塵悠久功深反我天真右心見善必明見惡如瞽不正之色令人心蠱收爾視無外騖右目聞善必聰聞惡如聾淫佚之聲斵我天衷歛爾聽神內充右耳坐必端拱立必恭持勿妄指以駭瞻勿輕弄以失

儀右手規行矩止疾徐合宜欽其重以致敬恐其動
而多危右足言以宣心吉凶善惡斯見食以養體壽
夭死生所托是以聖人慎言語節飲食右口

十月答權哲身書

論陽明致知之說書略曰向日君深以陽明致知
之說為當陽明所以得罪先儒者以其入頭工夫
錯誤故也朱子以物訓理而陽明非之曰理不可
別在物上吾心即理也心之所動莫非良知也不
可分心與理為二遂譏朱子以告子義外之學此
豈非太郎當者乎心之官則思思主知朱子釋致

知格物以心之知格物之理蓋心有知之理故能窮物理則吾心所知之理與散在物上之理合而為一何必直訓心為理又以心之所知為良知夫人之氣質不同聖人之心則固皆出於良知之本然而衆人之心則為氣所乘流於偏塞其心之知多出於人欲陽明此說認人欲為天理其流之弊可勝言哉

四十三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正月與邵南尹公書

書畧曰其性本愚魯其於性命之奥初不研究只

就先儒已定之說依俙識得而已是以無自得之效而至於四七從幼先入之見以退陶為正及觀師門新編而信從尤篤不知有微妙之意更有加於此者矣昔在義盈直中景協貽書以聖人之公喜怒謂之理蔽其言纚纚數百言其時無書可檢草草答之大意以為喜怒之字義貌像終是出於氣似無聖愚之分云云其後更無所答鄙亦依舊膠守不復致疑後来聞之其端蓋出於慎進士(名後聃)而先生從之執事爭執不得云同門有此等議論而不得聞知至于今日甚矣其蒙陋也玆貢愚

見以祈裁擇夫性動為情情本善而不節則熾而惡矣聖人之公七情亦直從性動為情最初本善處而來則與四端無異謂之理發無不可矣雖平人之情其出於性命則亦似不異矣如是看則立說易而無艱曲難曉處矣然而退陶李子以聖人之喜怒謂氣之順理而發此語平正無可改評而所可疑者高峯後說雖云爛漫同歸而其中有云七情雖屬於氣而理在其中其發而中節者乃天命之性豈可謂之氣發以斥李子氣順理之語而李子之不復卞者何也心統性情中圖包四端于

七情之内曰就善惡幾言善一邊又答李平叔書
又是一樣今據文集則高峯後説是丙寅年聖學
圖在戊辰年與李平叔書在己巳年然則晚定之
論亦從高峯而然否孟子於四端言心而又曰乃
若其情禮運言情而樂記又以喜怒言心此可見
心統情之妙矣人心道心四端七情名異實同之
義果如執事之論矣執事又曰四端擴充而節情
之功在其中矣喜怒之中節擴充之功自在相資
聖人之喜怒自然中節謂之理發可也執事今亦
爛漫同歸則此理之當然不須更疑而愚昧終有

末釋然者孟子所謂四端指出善情以明仁義禮智之情又以其涉乎形氣者而言則其情多端有以四言者中庸曰喜怒哀樂有以五言者大戴禮曰喜怒欲懼哀○洪範傳曰喜樂欲怒哀有以六言者左傳子大叔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樂記曰哀樂喜怒敬愛心莊子曰惡欲喜怒哀樂○有以七言者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程子好學論曰喜怒哀樂愛惡欲○內經曰喜怒憂思悲驚恐其他字義有可以情言者不一而足盖既有此形氣則由其好惡善惡之際而觸感而動者亦無數矣雖聖人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其諸情之各循氣而發則與衆人一般矣左傳以六情出於六氣六氣者氣

也今以六氣之順序不亂者謂之理發可乎醫書七情各有所屬之臟治法亦循其臟而用藥爲雖聖人之七情其在于形氣中則信矣從此形氣而出則謂之氣發可矣李子氣順理之語不其然乎何必曰理發而後可乎以常人言之其喜怒不是無端而發必有可喜可怒之事而發若其可喜可怒則是喜怒之當然者也當然之喜怒皆可謂之理發則初出時發于理而到失中不節而後謂之氣發乎

與貞山書

論理氣說與與邵南書同意

始草 列朝通紀

裒輯 國朝故事及文集野乘諸書編年而成之

書凡二十五卷

八月丙寅丁母夫人憂〇十月丁卯葬李夫人遷柰

判公墓合窆于先塋之西

舊壙有水患故遷奉焉

四十四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〇五月與邵南尹公

書

論殤不立后之義

十一月與邵南尹公書

論大學聽訟章

十二月與權哲身書

書畧曰愚嘗觀公之讀書每欲自主議論而必求其深高故讀一書得一理未及加沈潛縝密之功而先自主張必欲求合於己意若或於此不能亟回頭疾旋踵則膠滯之久自用勝而欠遜志虛受之義未必不為心術之害而有妨於進德修業之大功矣公每謂大學古本自好不必改定又謂格致章自存不必補亡又謂聽訟章似無著落此非

公自得之見先儒已爛漫言之矣愚意則常謂讀章句爛熟其於朱子本意一句一字皆有下落然後始觀諸說觀其議論而已今無積累專精之工而客見新議橫在肚間率爾曰此是而彼非其於進學之工有何益而公所謂義理頭腦似不在此等處矣

四十五年己丑先生五十八歲○三月答李基讓書李說以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謂之思慮之已發而其所謂未發者只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而已敷演而為之說質于先生先生逐條辨其非且其

答書畧曰中庸首章末發之義此所創聞不敢仰對凡章句訓詁間小小疑晦處此亦有一二致疑者而至若此等處為義理大頭腦此為錯觧將無所不錯矣程朱是後來聖人此而不從將誰從乎若此不已其流之弊將流于小人之無忌憚以左右高明之見何以念不及此而出此千萬意不到之語耶如公言而見之有何益依舊說而讀之有何害烏公又與既明書謂敬易流于禪格致易流于口耳此皆指兩門末弊而言公如知其弊則當用力於程子之敬主一無適而不偏於靜致功於

朱子之格致車輪鳥翼交修並進不落一偏斯已至矣何必以門下之不善學者致疑于不當疑者耶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為奸雄藉口之資其以此而疑彼可乎

答貞山書

書略曰前日愚嘗承聞吾先生語矣聖王之治天下首開言路明道講學是何等大事而杜閉後生之言議耶是以學貴自得不必泥滯前人言議愚起而對曰下教誠然但恐專以自得先立主意則未免私意橫生流弊不少若後生少年窮格未到

志慮未定畧有所見即自執已意曰古人之所不知者此習漸長則徒益其輕浮躁淺之氣而無益於進德之業先生笑而答曰此語誠是故愚意每為少年有才氣徒言說者矯其弊而已誠於自得處有眞的之見者何敢一例麾斥然此豈易者哉是以與其強究别意不若守先儒之訓而不失之耳盖貞山有書言不可以異於先儒之言而一例麾斥云故有是書

五月撰星湖禮式序

貞山所編輯要先生序文故先生撰之

八月與貞山書

論中國中表婚之非

與邵南尹公書

論家禮非晚來定書

四十六年庚寅先生五十九歲○四月撰先夫人行狀○五月與大山李景文書李公名象靖

論四七說

閏五月與邵南尹公書

論古人學問之工末學之弊又論家禮非晚来定書

八月答權哲身書

論四七說書畧曰尊信退陶歸宿師門不敢有異議者是素所自許而来書云士興(李基讓字)見與士凝(韓鼎運字)書謂鄙說於歧貳之中又有歧貳其所謂歧貳者似指龍湖邵南公喜怒同歸七情之說其所謂又有歧貳者指鄙說之何句而言耶請略言其所以然朱子曰人心道心旣以形氣性命之發得名而合而言之則言人心而道心亦在其中李子曰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然氣稟之異又曰四端是道心七情是人心若其細分則四七

之與本性氣稟人道之別實有不同者李子豈不知此而槩言其大體故其言如是愚祖此而爲之說曰性一也而有本性氣稟之異心一也而有人心道心之別情一也而有四端七情之分渾淪言時只當曰性曰心曰情而已四七之發雖有理氣之殊而各自對立然均是情也單言情時四七固皆不在於情圈中耶及其所發之不同然後實有二路之分開而不可以相通矣貞山公喜怒理發之說與禮運七情迥然不同此義日前與公言之公其忘之而有此云云耶

四十七年辛卯先生六十歲○三月答卲南尹公書卲南有書問易本義之可疑麗史及綱目高麗廟制之疑晦處先生辨釋而答之

四十八年壬辰先生六十一歲○正月答權哲身書論九疇書畧曰來書以九疇之取法於洛書為可疑至云自一至九之數是童幼之所知何待天錫而後知之又云河洛出於緯書戴九履一之數有不足信歐陽公嘗以河洛為怪妄之書不意公又有不信之語若是怪妄不信之書則何以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云耶伏羲則河圖而畫八卦

易傳可考其曰天一至地十云者與今所傳河圖沕合不忒此果為恠妄而不信乎大禹則洛書而布九疇雖不經見而大戴禮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且其自一至十非泛然列數之也天開子而一者數之始也故一數起於北參天兩地而倚數故三其一而三居東三其三而九居南三其九而七居西三其七而一又反于北此陽數順而居于四正方二居西南兩其二而四居東南兩其四而八居東北兩其八而六居西北兩其六而二又反于西南此陰數逆而居于四隅方此

豈非位序起數自然之象乎履一戴九一九合而為十左三右七三七合而為十二八四六皆相對而為十洛書雖數至於九而十數包在其中則亦為五十五而與河圖合且縱横數之皆成十五皆是法象之自然其可謂以人為之而指為怪妄不信之書乎伏羲仰觀俯察大禹治水成功之際將欲畫卦布疇為開物成務之業而圖書呈瑞其位數有可據而明之者也故因寓其位數而則之耳河洛為數之宗而讖緯之書專主術數故引而用之亦不異矣以緯書之所引而指以為不信舍易

傳分明之語者何也

五月 除翊衛司翊贊入京謝 恩壬戌入參 書筵

是時 書筵講心經當日所講自子絶四止固如此也賓客蔡濟恭奏曰桂坊博學多聞可備顧問 東宮令奏文義遂奏曰上章絶四是聖人事下章四勿是學者事聖人本無此四者故漢書以毋作無其義儘然蓋凡人有意而不察至於必必而不察至於固我是皆門人之所不免也門人以四者觀夫子驗其有無是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

子之心者也以此四者觀夫子而夫子原無此四
者天理渾然私欲淨盡從心所欲泛應曲當有何
四者之可言乎其云絕者言其私意本来絕去無
一毫之存在也顏子下聖人一等不能無渣滓之
略未化者須加勿字工夫然後可以成德此聖賢
之分真氏編序之意亦可見矣 東宮仍舉程子
曰敬即禮止始則須絕四令先生言先生對曰曲
禮曰無不敬禮本以敬為主故曰敬即禮也敬以
直内則私欲退聽無己可克學者若用工於克己
必自誠意始意誠則自無下三者之累矣故曰始

則須絶四　東宮曰下文熊氏誠意之說非矣先
生對曰誠意之意兼善惡而言毋意之意只主惡
一邊而言此所以異也用工之必自誠意始上自
帝王之尊下至匹夫之賤初無不同而下章視聽
言動即其目之大者必於此念念不忘著意省察
無少間斷然後私慾漸消而天理漸復矣又因賓
客之以文辭進戒先生奏曰盖帝王之學固不以
文辭為貴必用力於帝王之文章易曰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禮樂刑政無非文章之具也　邸下
若留心於此等文章豈不為臣民之福哉

六月乙丑叅　書筵

講自或問顏淵止一以貫之　東宮令先生陳文義先生奏曰此章爲克己復禮章夫心學不過理欲之分精一執中克己復禮一串貫來惟此之心人欲長得一分則天理滅得一分人欲克了一分則天理復了一分復字有恢復舊物之意心中自有五常四端本有之德但爲物欲所蔽喪其本有之德及其克除己私則本有之德復見猶鏡體本自光明爲塵垢所蔽失其光明之體而若磨拭得精則光明之體復見耳又論勿字之義曰五事貌

言視聽思即五行之水火木金土也而思之屬土
人之思慮無所不及如土之流行於四行之間也
此章視聽言動與五事之目相合但無土之可言
勿字禁止之義通行四者猶思之於四事 東宮
曰文義好矣 東宮又言仁道之大先生曰古人
製字皆有意義此象形會義六書之所以作也嘗
觀字書有云仁字之二字即象上天下地傍邊人
字象人言仁道貫三才故云賓客曰偶然如是豈
其然乎先生曰若逐字為說實有穿鑿之患無異
於王安石之字說大抵多有如此者程子有中心

爲忠如心爲恕之訓朱子亦有心生爲性之語且如思之爲字田下有心盖耕田之法或縱或橫人之思慮若田之耕矣製字之義似不汎然 東宮曰平日欲求顏子所樂之樂而終未有得若謂之樂道則歇後無著手處矣先生曰道字果濶大古人已云道之浩浩何處下手然中庸曰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若能爲善而用工不已無少間斷至於萬善咸聚日用云爲無非從天理流出則此豈非可樂乎講罷 東宮命先生曰書籍之在于玉堂講院者可以取觀矣盖 異數也

佛恩陵村居士人韓美洙

為忠如心為恕之訓朱子亦有心生為性之語且
如思之為字田下有心盖耕田之法或縱或橫人
之思慮若田之耕矣製字之義似不汎然 東宮
曰平日欲求顏子所樂之樂而終未有得若謂之
樂道則歇後無著手處矣先生曰道字果濶大古
人已云道之浩浩何處下手然中庸曰顏子得一
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若能為善而用工不已
無少間斷至於萬善咸聚日用云為無非從天理
流出則此豈非可樂乎講罷 東宮命先生曰書
籍之在于玉堂講院者可以取觀矣盖 異數也

己巳叅 書筵

講自中庸天命之性止不可以有加矣先生叅曰中庸首章是萬世道學之原而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不出於是矣以首節性道教言之則率性一句為緊要最切處推本而言之則為天命之性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而物受而為性者也推而下之散在事物則為脩道之教以其大者言之禮樂刑政之屬是也以其小者言之乘馬服牛之制無非教也以率性之道言之性是體道是用道體浩浩無處下手恐人迷不知為學之工而務於虛遠故必

先剔出至近處言之乃繼以戒懼之義先立本源是存養之事也徒存養而已則無以應事接物而恐溺於一偏故次言慎獨之義以驗其幾是省察之事也既存養以立其本又省察以審其幾然後善則擴充之惡則克治之而其功莫切於性情故繼言中和而和者中節之稱也不中節則不和而為不善如此則須加克治允工夫不過存養省察克治三者存而省省而克克而又存循環不已無一息之間斷是所謂率性之道也末節言其功效與上克己章一串貫來克己復禮即上三者工夫

其所謂天下歸仁與此位育同義　東宮曰文義好矣先生曰古人云非知之難行之難試以目前事言之

書筵召對逐日為之君德成就實在於是但逐日講學而止則體行似有不及之處伏未知日用云為之間照察體驗之工何如也　東宮曰體行實難仍問先生世派先生略陳世德以對

庚午叅　書筵

講自或問喜怒哀樂之前止兹不盡録　東宮問未發已發下工之道先生奏曰聖人之心天理渾然靈明自存泛應曲當若衆人之心則有昏動二

者之病非寘然昏昧則必逐物而動無湛然清淨
隨事省察之工無未發已發之可言此所以止於
衆人而已孟子曰勿忘勿助長勿忘則無昏昧之
時勿助長則無逐物之患其要即敬也其靜也戒
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禮云如執玉如
執盈洞洞屬屬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氷此其行敬節度然而或過於用心則有以心操
心之患故先儒曰非著意非不著意平平存在畧
畧收拾此最切要之語　邸下試於平居燕閑之
際應事接物之時須下存養省察之工初雖生澁

久久熟習自然路脉漸明此非他人所可指的成
言處大義既明後要在自得也 東宮曰平平存
在略略收拾之説何謂也對曰心之為物活動流
注若一意執捉則便是以心操心是兩箇心也只
益躁擾不成存養之工必也輕輕下手久久積習
要以勿忘勿助長為意先儒所謂久當見之之語
似指此等處也
丁丑叅 書筵
講自潛雖伏矣 止 章末先生以慎獨文義對而必
於幽獨得肆之地每加戒懼之工幽暗之中細微

之事雖謂之人莫得以知之而以古事驗之驪姬半夜之泣貴妃七夕之盟傳之後世其可畏有如此者

己卯条 書筵

講自又曰胸中止至者而言也先生奏曰古人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劉安世旣聞不妄語之訓然後念念不忘至于七年而不已則古人工夫之刻苦而不為虛偽可知矣徐節孝積亦聞胡安定頭容直之戒仍念不須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其一變至道轉換之機間不容髮而沛然

不禦此所謂非天下之大勇不能如是矣後儒之因循汩溺不能成就者多在於為之不勇朱子少時嘗為一書名困學恐聞取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之語也其實心為學如此然後可以大成

庚辰叅 書筵

講自蘭溪范氏止自行之也先生對曰流注想儒家所謂浮念客慮凡一切慾心所發可以猛省克去而惟浮念客慮尒有尒無乍去乍來紛紜難除此最煞費工夫處敬勝百邪閑邪存誠若知誠敬二字用工之道則可無此患矣又承問對人有殺

心以下四句曰心者一身之主宰天君泰然百體
從令心一動爲則形於外者自有難掩者如此
甲申叅 書筵
講自所謂脩身止 不亂之謂先生以誠意章為省
察工夫正心章為操存工夫以對又以有心無心
二義及勿忘勿助心有偏係之病為對
乙酉叅 書筵
講自閱機事止 這箇心先生對以誠實無偽則可
以除機心而應萬事一涉機心便墜詐偽坑中聖
人之所大惡也又論己心為嚴師引兢兢業業一

日萬幾之說以對
七月呈病遞○八月歸家
四十九年癸巳先生六十二歲○夏大臣薦桂坊久
任人先生被選○八月哭邵南尹公訃有祭文○十二
月 除翊衛司衛率
五十年甲午先生六十三歲○正月入京
寓山林洞成掌令頻家
庚午出 肅○壬申叅 書筵
是時 書筵講聖學輯要收斂容止章先生奏曰
收斂容止之本在於敬敬通貫動靜若徒收斂其

外而内無敬以持之則無異於漢成帝臨朝儼然
而止於昏淫而已若能以敬為主則動容周旋莫
不有則行時足容自重視時目容自端九容莫不
循理矣若失其敬而介然之頃有所忘忽則行必
顛蹶視必遊邪言語之除亦急迫而不安定矣
東宮因問年前何其急歸乎先生對曰臣有奇疾
不能從官己自　下燭矣其時日熱不堪呈病而
歸便訣之懐自不能己不意今者又有　除命病
情依舊實難出　肅聞　睿學曰將不勝延頸之
忱將欲復瞻　清光強疾以来實不能久留從仕

矣 東宮曰即今日漸和暖不似昔年隆熱之時頻頻入番似好因慰籍甚厚○先生入直後敬彬輩布在春桂坊皆言近來 書筵息息不知緣何而如此先生曰 聖壽漸高左右奉養事務多端此固然矣有何可憂大抵此輩言語多糢糊使人疑慮先生心竊痛之是日將退奏曰桂坊職是侍衛不敢猥越陳奏而既許登 筵則微忱所在不可不白臣入直時聞僚負之言則皆以近来書筵之息遽頻有疑菀之語今者果然臣未知邸下有何忙事而然耶或與 監膳侍坐之時相

値而然耶 東宮低聲答曰 聖壽日高自然多
忙事而然矣先生曰帝王之行莫大於孝及其至
也至於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今日事言之 書
筵雖重猶是第二件事 東宮頗有嘉納之意先
生出謂諸人曰 書筵之恩遽果如我言豈有河
憂而亦豈非臣民之幸耶

甲戌參 書筵

講收歛言語章先生奏曰孔子此言卽繫辭中孚
二爻之辭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
吾與爾靡之孚者信也二爻與五爻相應孚信相

感如此　東宮曰予未讀易故不知易二五相應云者何也先生敷奏內外卦相應之義因奏曰孔子作傳亦取象而言非徒然但言言行也這內卦為兌兌悅也人悅則有言且兌有口象故為言且二爻動則為震震動也行屬動故孔子以人之切近莫過於言行卽象取義以明之言行之不可不慎蓋如此而為人君者尤當警惕不可使一言有所失措一行有所虧欠一或有誤俄頃之間四方知之其幾果可畏也古人又言言堂滿堂言室滿室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身過謹言脩身

之至工夫能到此界分則豈不樂哉行雖多般而古人以為孝者百行之源又曰孝悌之德通於神明人主誠能先盡其孝宮闈之間洞洞屬屬和氣融洩洋溢于外則可以通神明而動天地矣東宮論抑章曰衛武公年老而工夫不懈豈不賢哉先生曰此篇首章言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言治其外也中言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言治其內也人之工夫無過於制外養內而已故文勢句法亦同此二句實一篇之綱領也夫恭之德大矣非徒外面恭謹而已惟其內心實恭然後可為德之基矣周

易謙卦惟吉無凶堯舜孔子之德皆稱恭字其效
至於篤恭而天下平

乙亥叅 書筵

講收斂其身章先生釋傲不可長節曰傲之為凶
德大矣是以居四者之先自秦以下君道日尊臣
道日卑上下之情意隔阻而為人君者每有自聖
之病皆傲德也 東宮動容有嘉納之意時有語
類懸吐事先生奏曰懸吐一節甚難且語類是當
時俗語過半實難通解臣意則不如不懸因其文
勢而讀之沉潛玩索則庶有所得若強為懸吐則

反使意味淺短矣 東宮曰一帙之書而半懸半不懸為斑駁故也先生所懸者易禮各二卷 東宮問先生所撰東史綱目可以得見否先生以草本不足進覽之意仰對

四月甲申叅 書筵

講理氣章講畢 東宮問于先生曰退溪栗谷理氣說各不同君從何說先生對曰臣老耄昏劣性理源頭不敢論列而但栗谷自得之見雖好而退溪之說本於朱子語類輔廣所記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輔氏是朱門高弟必不誤録退溪說有

来歷源委故臣嘗從退溪說㊀在直時有偶吟四
絶其一曰踈慵端合卧巖扉四月長安客欲歸這
裏去留難定意銅龍樹色望依依

七月歸家

先生嘗與李説書商駿書畧曰痛深風樹所重無
所不欲復出世路而桂坊宿趼誠切延頸且聞近
來 睿學日將思欲復瞻 清光少彈微忱扶疾
冒出不意癃廢踈訥之物萬不及于平人而屢蒙
睿眷褒奬不已實非塵芭小臣所可堪承者自
欺欺人終至於上欺 儲君悚惶無地而每 許

以博洽博學博文雖非聖門所棄而但記古事考
古例一掌故吏足矣此實無益於君子遠大之業
況帝王之學乎今來十次登　筵不過沿文畧奏
而已至於所謂聖賢之實工帝王之大業可以為
經遠之圖者則不惟才分駑下無所知識亦不敢
出位冒陳徒緘默而退自顧慙歎今則病情益篏
而寄寓無所數月之内四遷其居踽踽棲屑百端
生受勢當即歸而有不忍便訣日後將欲一次持
被因決歸計耳○歸家後又與書論帝王之學及
成就　睿學之道

五十一年乙未先生六十四歲○正月夫人成氏卒
○秋朱子語類節要成
先生以爲語類是切於學者之書而語意重疊篇
帙浩汗有難考閱乃刪煩撮要書凡八卷名之曰
語類節要
十月復 除翊衛司翊贊不赴○閏十月 除懷仁
縣監出 肅旋遞
道伯 啓請前官仍任故即遞
即日以 特教復 除翊衛司翊贊謝 恩
寓藥峴柳承旨薰家○是時 上候未寧廚院直

宿例不開講故雖累次入直而一未登 筵

十一月自 上有備忘記

十一月十三日備忘記因李宜哲所奏問大臣取
讀桂坊座目其中金履安故贊善子此人予已思
爲安鼎福李譕鎭領相稱爲金履安入直故予方
召見以此下教正書入于世孫宮令冲子見此於
書筵召對必也商確學問此亦為東宮一助也令
者桂坊銓曹果擇此後亦令另擇云云十四日時
原任大臣引見入 侍時領相韓翼謩達曰春桂
坊官員不可不極擇矣 上曰所奏誠然桂坊何

如人耶對曰翊貧安鼎福經學有餘且聞其爲人極恬雅云矣　上曰誰家族耶曰未能詳知矣

十二月癸丑　東宮代理聽政受百官朝叅于景賢堂入叅　侍衛○丁卯呈病歸家○撰磻溪柳先生年譜先生名馨遠仁祖朝人

五十二年丙申先生六十五歲

見歲初　東宮令旨喜吟一絶云天運昭回析木津日輪扶擁御王春新政渙發民皆聳白首歡心有老臣

正月以在外遞○三月　英宗大王昇遐

設哭班於村前與家人宗族賓客村民會哭遂出
行朝哭至成服　因山時出居族人外舍數日因
行望哭
八月哭貞山訃○九月　除木川縣監入京謝恩
寓孝橋權生員家
十月赴任
下車初先諭民人以敦教化正名分之意以　大
明高皇帝所定六條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鄰
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無作非爲條列曉諭使每
月朔上下民人聚會讀約如有不順父母兄弟不

和鄰里不睦凌犯長上酗酒作亂偷竊奸細犯此六科則嚴禁痛治之意亦為曉諭使民有所勸懲自後逐月申飭俾有成效

十二月自官藏氷

本邑舊規每當藏氷之際必動一邑之民時當隆冬動經累日為弊多端是冬自官家雇邑底民丁厚饋酒食而代之一日而畢民皆感頌後論報監司仍罷之

正宗大王元年丁酉先生六十六歲○正月設防役之所

本邑初無雇馬之設新舊官交遞之際每從民結收納爲民痼弊先生欵捄其弊適當式年帳籍之時使吏屬分寫籍卷得書寫租百餘石又別般指辦得米三百餘斗作錢數百金分給各洞逐年殖利自官不問其出入爲交遞時刷馬各種進上民賻一切烟戶之役皆從此辦出詳定節目使之永久無廢又作洞會儀使之春秋相會讀約而遵行之

禁民立木碑

先生到官未數月而惠澤所及民皆感頌木碑遍

於境内先生適往營衙歸路命使扱取百里之内
片木所造者幾滿一駄其一碑書面曰官自伐氷
政清如氷官自書籍政可載籍先生見而笑曰一
政一令之間有小恵澤則立碑而頌之若又有一
毫差失則必將削而踣之且頌德立碑有玩弄官
長之意決非美習以此意曉諭而禁絶之

論報童蒙李仁甲孝行于監司

本邑人李仁甲十八歳有卓行因士林呈書論報
請啓 聞

通諭邑中勸農

條列規例其一曰今當耕耘之時無論男女皆在田畝男女之分自古甚嚴雖在耘田之時女在一邊男在一邊俾勿混雜以致戲謔不敬之事

三月遭子景曾喪

二年戊戌先生六十七歲○二月受由還家○七月還官

二月還家之時已有決歸之意而在家數朔之內七度呈辭狀于監司而監司終不許遞故不得已有是行

八月遣人祭黃朽淺墓

朽淺名宗海墓在本邑先生為文以祭之其文畧曰某幼時於家塾書厨讀先生之集知先生之學慕嚮之夙矣匪意濫膺 朝命来莅茲土此實先生杖屨之鄉而衣冠之藏亦在于此噫山川依舊人士猶昔而恨無有如先生者出而繼修先生之業故士趨失正人心日訛某身為邑宰宜有轉移之權而德薄才劣年老志獘徒切感古傷今之歎而已

十月呈辭狀于監司不許〇十二月蠲俸減今年結錢之半

三年己亥先生六十八歲○二月錮俸賑邑中饑民

自二月至四月所賑者幾二千餘人

撰大麓志

大麓不邑別號先生以為邑不可以無志遂撰之

勸行鄉約于民間

其下帖略曰竊以為政不法三代皆苟而已三代之民非民自善以其教法明而勸導有術也聖化已邈民風日渝遊浪成習奸猾為羣思所以整齊之莫若行約束之政此呂氏鄉約之所以作而朱夫子增損適宜為後世必可行之良法也然而古

人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必也漸馴而擾之使民樂趨無卒遽生澁之患而後可矣前日所頒洞會儀簡易易行以此漸摩團結民心稍定然後始以呂氏本條叅酌興行豈不美哉無約束不可以修檢無賞罰不可以飭勵要在僉君子量宜行之而已噫民心雖漓而齊變可至於魯世道雖降而殷禮足徵於宋則鄉約之行實為今日之急務矣今聞東面有興行之洞各面各洞次次效習排日興行則禮俗之行不日而成其有補於我 聖上化理之助為如何哉更有一言可以仰復于僉君子者

朱夫子嘗言鄉約曰因前輩所以教人善俗者而知自脩之目此言尤當服膺也竊願僉尊之體念也古人每里設壇種樹每春秋仲月上戊户收錢為飲食之費以祀社神因行鄉飲禮及鄉射禮其法具存於杜氏通典此實必行無疑者云

復設司馬所

司馬所即邑中士子肄業之所也自 國初刱設而中廢故乃自官助其財力又立條約諭諸生復設之

四月棄官歸

六月三呈辭狀于監司而始得遞後辛丑邑民立去思碑于邑東伏鼇亭

四年庚子先生六十九歲○四月行鄕射禮

洞中諸生好禮者來請行射禮先生參酌古今作鄕射笏記以行之

五年辛丑先生七十歲○四月家禮集解成

先生嘗患世之學者於家禮杜撰文義全昧禮宜乃逐句註釋間附先儒之說名之曰家禮集解自乙亥始草未及脩正至是與門人黃德壹考校而整寫之

六月白 上有東史内入之教

因鄭承宣志儉納上焉

十二月 除敦寧府主簿不赴

以敦寧代盡呈遞

六年壬寅先生七十一歲○八月答權哲身書

書畧曰自古禮有因革非苟為異以其俗尚之漸變而然也故曰君子行禮不茍變俗茍其大體存焉則儀節之稍變從俗勢也今公以家禮之侑食在三獻之後讀祝在初獻大失聖人之本意為言愚以為不然古禮有尸故未迎尸前設神席陳饌

讀祝以享神既迎尸後三獻皆有侑食告飽之節後世無尸則其勢不得不讀祝於初獻之後開元禮已然無享尸之節則其勢不得不侑食於三獻之後矣公以是為非則其欲讀祝於降神之後三獻皆侑如享尸之節耶古禮甚繁家禮省而從簡不必以是為非矣灌焫之僭溫公已言而代以焚香酹酒朱子亦曰灌獻爇蕭乃天子諸侯禮丘氏曰後世焚香祭神雖非古禮通用已久鬼神亦安之矣按開元禮大夫士以下祭禮皆有熱爐炭爇稷膟膋之文則自唐已許用之固無妨且焚香酹酒即

求神於陰陽之義其義精微丘氏神亦安矣之說是矣公之好古之意誠為欽歎而第未知其能擺脫唐宋以後程朱子所行之禮而獨行之否此等禮有王者作定為一王之禮而後可也然愚之意則細瑣節目不足卹也

七年癸卯先生七十二歲○七月復 除敦寧主簿○八月以 特教 長陵令相換謝 恩

傳曰向來點下於此窠旋即呈遞意謂病故之適然昨聞承宣言以無敦寧之故今雖復叨亦在應遞之科此人自桂坊時已知該洽且有編摩之冊

子盖欲一番召見敦寧主簿安鼎福他司閒窠相換

又以 特教 獻陵令相換謝 恩

以 長陵路遠 特敎相換謝 恩 命留待入侍時上將謁 元陵齋宿便殿矣有一年少文官出來前導而入至 御前 上笑諭曰間濶八九年矣顔相勝於前日在桂坊時先生起伏曰邦慶實 宗社民人之福不勝慰賀之忱而臣之老耄較前愈加且有奇疾不堪供職是爲惶悶

上曰今番其能供職乎 陵所穩便家又不遠

實合於老人先生曰前後　異數重疊臣何敢以
老病辭且冊子　內下不可以携歸私室故將直
入齋所較正以納而歸少頃　上曰　獻陵令先
退先生遂出盖　上意以先生之老病難於久對
而使之先出也文官從後而出前導如初及外門
而止此盖　異數也
入直齋所校正東史綱目
先生所撰　命完營傳謄而以其多有誤字　命
先生校正至九月始畢還為　內入
十一月呈辭狀于禮曹

至十二月三度呈旬禮曹 啓請改差自 上有
調理察任之教
八年甲辰先生七十三歲○二月入桂坊薦
自 上有教二品以上各薦二人先生入判書
李在協參判吳大益薦中
五月呈辭狀于禮曹禮曹 啓請改差以 特教京
司相換為儀賓都事○七月 除 世子翊衛司翊
贊
上御景慕宮下冊封之令因令差出春桂坊先生
亦被 恩除

謝　恩即呈辭狀于禮曹不許○命孫喆重書遺戒
送終錄
先生自甲戌丁憂以後嘔血之症每多危篤之時
己卯歲命子景曾書遺戒丙戌患大腫時又有遺
戒至是又以年過七耋有朝暮之慮乃依二年所
教更加增删以簡約為主
八月甲申參　冊禮習儀
是日　上御重熙堂諸臣　賜饌畢春桂坊各以
職姓名進謁而退　上獨於先生慰諭之先生對
曰老病實不自堪而今番　邦慶何敢言病　上

笑曰君不衰矣 恩諭鄭重先生不勝感激退以
不衰二字扁其軒
九月呈病遞歸○眉泉院儒等來請任院貳
春院儒来請不許至是始許之
九年乙巳先生七十四歲○二月撰卲南尹公行狀
○三月作天學考天學問答
天主之學出自西洋流入中國已多年矣而其書
又自中國至于我東年少後進多入其中先生憂
之叙其来歷之所自而作天學考辨其學術之非
正而作天學問答以示之凡累千言○其與人書

畧曰西士之言雖張皇辨博而都是釋氏之粗迹
半不及於禪家精微之論寧從達摩慧能識心見
性之言豈可為西士晝夜祈懇無異巫祝之擧乎
為此而果免地獄志士必不為也況為吾儒之學
者乎是為聖門之恠魅儒林之蟊賊亟黜之可也
夫道家之尊老君釋氏之尊釋迦西士之尊耶蘇
其義一也西士之學後出而欲髙於二氏托言於
無上之天主使諸家莫敢誰何挾天子令諸侯之
意其為計亦巧矣余略觀其書瘡疣百出書中言
論妄誕詆斥聖賢之意不一而足以為皆不識真

道之所在何如是無忌憚也為吾儒者不能明辨而痛斥之乃反歛袵而束手烏未知有何實然的知之理而然乎盖其人固多異類聰明才辯技藝法術非中國之所及者故人多屈伏於此并與其學而信之云豈其然哉其學之荒誕靈怪實與二氏無異今之儒者斥二氏為異端而反以此為真學人心之惑溺一至於此此正世道汚隆士學邪正之一大機也噫天下之生久矣氣化嬗運醇漓樸散治日少而亂日多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正學泯而邪學張世愈降而漸趨於下豈不可悶西士

耶蘇之名即捄世之義而所尊者天主勸善懲惡而有天堂地獄之說與二氏同其誦言誘導者天主也天堂也地獄也大義只此而已余依其說而觧之曰彼曰有天主吾亦曰有天主天主即上帝也詩書之言上帝聖人之言天明有其文則豈無其實而假托以言耶彼曰有天堂吾亦曰有天堂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三后在天書曰多先哲王在天既有上帝則豈無上帝所居之位乎彼曰有地獄吾乃曰地獄之刑異於聖王制刑之義甚可疑也聖王之刑制之於未然何如其仁也

地獄之刑生時任人爲惡死後追論靈魂不幾於
罔民乎今見其書所謂地獄之刑殆非人世可比
豈以上帝至仁之心何如是慘毒乎且言人之靈
魂終古不散受善惡之報若如其說則寅生以後
人類至多地獄天堂雖云開曠何處容其靈魂乎
以人道推之自古及今人皆長生不死則人數至
繁其能容於此世乎嘗見佛書一鉢上容六十萬
菩薩其果如是耶是其說之妄也然姑因其說而
不斥之曰旣有賞善之天堂則亦有罰惡之地獄
其或然矣然天堂地獄誰能見之乎至若傳記之

所存氓俗之所傳終歸荒誕闕之可也晉書王坦之與僧竺法師為名理之交嘗疑天堂地獄之說約以先死者來報一日竺師来見曰我已歸化地獄之說不然而但當勤脩道德以躋上昇耳此亦以地獄為無也然而此不足說也其有無不必多辨但聖人不語怪力亂神怪是希有之事神是無形之物指希有無形而語之不已則其獘何所至底耶是以聖人不語也以吾儒事上帝之道言之上帝降衷之性天命之性皆禀於天而自有者也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曰對越上帝曰畏天命

無非吾儒戒懼謹獨主敬涵養之工尊事上帝之道豈過於是而不待西士而更明也所可痛者西士以上帝為私主而謂中國人不知也必也一日五拜天七日一齋素晝夜祈懇求免罪過而後可為事天之實事此何異於佛家懺悔之擧乎吾儒之學光明正大如天地之高濶日月之照耀無一毫隱曲恍惚難見之事何不為此而反以彼為真道之所在耶其學曰此世現世也現世之禍福暫耳豈若為後世天堂地獄之禍福萬世之受苦樂乎愚於此亦有言曰天主之造此三界有上中下

之分上界有上界之事中下界各有其事所謂上
界下界之事非人之所可測量者也以中界人事
言之為人之道不過修己治人而已脩己治人之
事俱在方策若依而行之則自有可行之道所謂
西學捄世之術豈過於是哉名雖救世其實專為
一己之私無異道佛之教也其所謂救世與聖人
明德新民之功公私大小之别為如何哉其流之
弊又將指無為有指虛為實舉一世而歸幻妄之
域人心煽動後世所謂蓮社彌勒之徒必將接跡
而起為妖賊之嚆矢而亂未有已作俑之罪其必

有歸矣吾人旣生此現世則當從現世之事求經訓之所教而行之而已天堂地獄何關於我哉設有人爲一網打盡之計而受敗身汚名之辱則到此之時天主其能救之乎竊恐天堂之樂未及享而世禍来逼矣可不愼哉可不懼哉

作有感詩一律

其詩曰道術派分各自逬西來一學又橫豪風吹亂葉紛紛去月照孤株孑孑高丹竈烟消無可柰白鬚力盡但嚎咷不如且進杯中物爲聖爲狂任爾曹

六月作為學箴二首揭于壁
其箴曰為學之工窮經居敬經通萬理敬貫動靜
夙夜孜孜惟德之秉須臾莫忽隨事警省又曰為
學之工惟敬惟勤勝怠警惰惕厲朝曛一或不省
聖狂斯分老更篤信事我天君
詩經名物考成
於詩經所載鳥獸草木名物之中正其差謬辨其
疑晦以成之
十二月書六箴于小屛又作座右銘以備觀省
六箴則先生丙戌歲所作其座右銘云曰欲曉矣

爾寢斯覺朝暾東明上帝下矚惟此一心易以失
中庶幾惕厲無忝天衷右朝日己午矣爾應多歧事
有義利心有公私操心處事必審其幾如或差忽
過將誰歸右晝日之夕矣爾事向歇處心應物能不
有忽如有差失悚然省念若其無違益加收斂右暮
日將昏矣爾心漸怠不欺暗室古人所貴敬貫動
靜誠則能一貞則復元又有明日右夜

十年丙午先生七十五歲○五月建齋舍于德谷洞
中

先生十二代以下先壠皆在德谷先生為置祭田

酌定祭式已祧之位則定以十月朔朝未祧之位
則定以春秋兩節展掃塋壠後設位行祀于齋中
以及於諸壠無后之神皆有祝文平時則爲後進
講學之所故亦名麗澤齋因定月講之規
作德社學約○聞 王世子喪設位行禮
十七日成服二十八日除服有服制私議
閏月與蔡樊菴書蔡公名濟恭
樊菴對儕友數稱先生斥天學老而益壯又言吾
撰其不衰軒記備言吾道不衰之意而恐爲少輩
所指目云先生與之書畧曰前歲嶺儒黃君泰熙

傳斥天學老益壯之教今春洪上舍錫疇又傳軒
記推去之諭不衰二字台監何以聞知耶此果出
於 聖上之寵褒獨於老臣有慰問之諭褒以二
字及退而同僚齊賀書扁額而送之歸後思之顧
此衰癃殘質更無餘地 聖諭如此終非實事旋
念有可言者故妄有拙句曰自歎筋力逐年衰
天語丁寧諭不衰不是臣身能不衰要令志氣不
隨衰今之所自勵者唯在志氣而志氣亦衰奈何
幸乞次示以生華門之光色也近來吾黨小子才
氣自許者多歸新學靡然從之寧不寒心不忍目

覩其陷溺之狀畧施規箴出於赤心反以禍心言之至有不敢絶而敢絶者勇則勇矣亦一世變當此黨議橫流之時安知無傍伺而下石者乎其勢必亡而後已今則任之而硯匣書磨兜堅三字以自警耳聞台監以記中有斥天學之語恐為少輩之指目云果然否非吾二人斥之有誰為之耶風霜震剥之餘恐又生一敵而然歟大無是也大無是也

七月作東銘圖

因門人丁志永講心經讀到東銘先生作圖以示

之因揭之于壁
九月撰巴麓黃公行狀黃公名汝耇
仁祖丙子亂黃公倡義江都城陷闔門同殉 贈
持平母沈氏妻許氏及二姊並旌閭世稱一門五
節
十二年戊申先生七十七歲○六月答黃生德壹書
時有徐祖修者作反僿說多有毀星湖先生之語
德壹書告于先生先生答書略曰示諭多少出於
尊師衛道之盛意何等欽賞然而晝日之虹障天
之霧何損於明且大乎孔北海曰今之少年喜謗

前輩此等惡習從古已然論語雜記聖人言行至為精約而使饒舌者言之必不無妄加雌黄處矣某人之誚毀專在於僿說云執此說而斷人之平生厚加誣辱則妄矣先生以明睿之姿加勤篤之工所尊者孔孟程朱所斥者異端襍學經義多發未發之義異學必摘其眞贓而無所逃某人斥之以西學云不覺一笑余於天學考已辨之茲不復言

十三年己酉先生七十八歲○正月陞通政大夫

以筮仕四十年加資

四月貽書肴泉院儒辭院貳且勸行講學之規書德社學約末增高梁溪與揭陽諸友書以遺之

八月 除僉知中樞府事謝 恩時國有遷 園之禮 主上方在憂服中故無異奔問之行也

九月撰雲溪鄭公行狀 鄭公名雷卿仁祖朝瀋陽死事

十四年庚戌先生七十九歲○春改修族譜○六月陞嘉善大夫以 元子誕生耆老加資

七月 除同知中樞府事襲封廣成君追 恩三代

以先生六代祖録 宣廟朝扈 聖勳故有襃封
以日熱 命除謝 恩
八月祭告家廟
以有追 感故也
九月朔焚黄○十月鄉里齋會致慶設酌
以先生陞資封爵洞中諸生持酒饌及絃歌來獻
賀先生曰吾何敢自有 邦慶以来京外士民多
張樂同慶而吾洞不行矣今因此為 邦家致慶
則可矣遂與諸生北向四拜後宴樂先生即於席
上口唫七絶一首七律二首其一曰八十老臣尚

不衰不衰 天語揭門楣笙歌豈是窮儒事聊與諸君祝 聖壽諸生以次和進知舊搢紳之間聞而和之者亦多一時傳為盛事

十五年辛亥先生八十歲○正月挽艮翁李公李公名獻慶挽詩曰一朝倏忽仙驂遠不死踽凉淚眼辛異教喧豗今漸熾正論闢廓更誰人寥寥獨我成瘖嘿濟濟羣賢說道真豈意三韓君子國居然化作竺西民盖李公曾有斥西學文故云

二月撰百弗菴崔公墓誌銘崔公名興遠

崔公嶺南人也居大丘與李大山交善 正宗甲
辰與先生同被桂坊薦有聲氣之感
三月撰亡子景曾墓誌銘○作竹林權公旌忠閣記
權公名山海
端宗遜位時權公投閣自殞至是復爵旌閭先生
為之記
六月辛未有患候之漸
暑熱膈滯之症
七月癸巳午時考終于寢室
膈滯轉成下墜之症易簀前二日命傍人取敬義

牌来語音澁訥未詳何教累問後始知而取來則
命揭于壁上良久視之盖自數年來造一木牌刻
敬義直方四字恒揭于座右時在外舍廳壁故有
取来之教○時暴雨連日慮祠宇之滲漏累勑家
人奉審至易簀前日猶然易簀之際精神不亂而
無一言及家事既殯之日有彩虹環繞屋上人皆
異之

丙申訃聞 命使該邑別為致賻

傳曰舊日胄筵熟知其人顧問多藉稽古年来每
欲召見聞其衰病日甚云故未果今聞卒逝殊用

嗟惜令該邑例給致賻外別為題給事令廟堂行
會
九月丙子葬于德谷先塋局内亥坐之原
與夫人成氏合窆
純宗大王元年辛酉九月特　贈資憲大夫議政府左
叅贊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廣成君
是年　月掌令鄭瀚上疏疏略曰嗚呼明正學熄
邪說即我　先大王苦心也惟其闡明正學之道
必自崇奬正學之人而始之故廣成君臣安鼎福
即　先朝胄筵之臣也其學問則經經而緯史其

門路則濂洛而闕閩讀書七十年菀然為當世之
大儒 先大王顧問於 雷肆之席而知其然也
奬詡眷待之 音屢形於 綵綸之間是以後生
學者莫不矜式而宗師及夫洋書始出慨然異教
之肆行人類之盡化著書而辨之則有天學考天
學問荅等書嚴卞而斥之則不以姻親而容之餘
風遺韻至今尚存而一種士類之能知拒詖放淫
者未必非其力也今若崇奬而表章之則亦可為
明正学熄邪說之一助臣謂故廣成君臣安鼎福
亟施褒贈之典宜矣 答曰詢大臣處之大臣回

啓曰安鼎福讀書衛道力排邪學曾聞其名實
合嘉奬然而 朝家贈職係是重典事難擅議於
一臺臣之言云云 傳曰安鼎福贈職事言固可
用則何待衆人之言而聽施況當此闢邪之日宜
有表異之擧故同知中樞府事安鼎福特贈正卿
以示奬勵之意遂 贈左叅贊
同治十年辛未三月 贈謚曰文肅 博聞多見曰文 正己攝下曰肅

順菴先生年譜

順菴先生行狀

先生諱鼎福字百順姓安氏廣州人始祖邦傑仕高麗胙封於廣子孫因籍焉入我　朝左叅賛省選廬吏謚思簡歷三世至户曹判書潤德以副元帥討三浦倭克之謚翼憲又三世敦寧都正滉　德興大院君女壻也策扈　聖勳　贈刑曹判書廣陽君二世至縣監諱時聖於先生為高祖曾祖諱信行氷庫別檢　贈司僕寺正祖諱瑞羽文學氣節見重清議嘗枳於黨流斥不用識者比之元祐完人官至蔚山府使　贈禮曹叅議考諱極　贈户曹叅判廣平君以

行誼稱於士類妣　贈貞夫人李氏益齡之女孝寧
大君補之後以　肅廟壬辰十二月二十五日先生
生生有異質幼而秀穎始讀小學書曉文義不煩課
教自是日記千百言一過即成誦十三歲見朞三百
註演其數造來歲曆少長嘗謂士不可以一藝成名
遍覽經史旁及百家之流靡不究其旨廣之德谷谷
幽而林邃山水縈迴隱者可以盤旋且先代松楸地
也先生遂卜居搆小屋其制象菴字扁曰順菴蓋取
天下之事惟順理而已乃棄舉子業專意古人之學
英廟己巳　朝廷聞先生名薦　除　厚陵參奉

不赴復　除萬寧殿叅奉始出謝辛未陞義盈庫奉事貢人立去思碑于司門世稱京衙古未有也例陞靖陵直長歸厚署別提司憲府監察甲戌丁叅判公憂服既闋家居幾二十年造養益深著述漸富囂囂然自適也其後薦　除濟用監主簿義禁府都事皆以病辭壬辰　除翊衛司翊賛始出謝時　正廟在儲位　睿學高明進講僚官莫有副　聖意者賔客蔡濟恭進曰桂坊博學士請備顧問　命講心經先生奏曰中庸首章萬世道學之源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也率性一句尤為要切戒懼以立其本存養之

事也愼獨以審其幾省察之事也擴充其天理遏絶其人欲則莫先於性情故繼言中和中和者性情之德也發不中節則不和而爲不善故須加克治之功凡工夫不過存養省察克治三者而已存而省省而克克而又存循環不已無一息之間斷是謂率性之道也　東宮爲之稱賞先生復進曰古人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書筵召對輪日爲覲君德寔由是成就然惟講學而止則恐未及體行顧日用云爲之間照察體驗之如何耳　東宮曰體行爲尤難先生因奏曰帝王之學固不以文辭爲貴易曰觀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禮樂刑政無非治平之文也　邸下若留
心於帝王之文章寔臣民之福矣是歲秋謝病歸癸
巳冬　除衛率翌年春入叅　書筵講聖學輯要至
傲不可長節先生叅曰傲之為凶德大矣是以居四
者之先自秦以下君道日尊臣道日卑上下之情意
隔阻而為人君者每有自聖之病皆傲德也　東宮
動容嘉納之　東宮問曰退溪栗谷理氣說互有不
同何者為是先生對曰栗谷乃自得之見若退溪本
於朱子有源委臣從退溪說　東宮待先生禮異諸
臣先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從容婉曲因講恝義

東宮每虛己以諮之秋辭歸乙未復 除翊贊十二月 東宮代理聽政受百官朝叅先生入叅 侍衛因病辭歸丙申 除木川縣監及上官敦敎化正紀綱釐宿弊先以 大明太祖皇帝訓民六條孝順父毋尊敬長上和睦鄰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爲約式令吏民每月朔會讀約或有不率者必以刑齊之諭民勸農令耕耘者男女分左右勿使混襍或言其難行先生曰行而成習則俗自美矣遂復司馬所致邑士肄業設防後所竄編戶侵役皆輸廩俸定條式至今傳爲邑規己亥棄官歸百姓追思之有

遺愛碑　正廟辛丑　除敦寧主簿　命改　獻陵
令先是先生撰東史綱目　上命謄進一本令先生
校証於直齋藏内閣甲辰秋冊封　世子　命廷臣
薦桂坊　除翊贊謝　恩後謝病歸己酉　命筮仕
四十年加資例陞通政　除僉中樞庚戌以　邦慶
例陞秩　除同中樞襲封廣成君辛亥七月癸巳易
簀于正寢享年八十喪禮用送終録所定遺命也訃
聞　傳曰舊日冑筵顧問多藉稽古今聞卒逝殊
用嗟惜特　命別為致賻九月丙子葬于德谷負亥
之原今　上元年特　贈左叅贊時西學黨旣誅臺

臣奏先生嘗排邪說以正學術之謬有是 命先生
天姿温粹神彩精明克養以道德器渾成動止端雅
辭氣和婉自然之中若有成法自少奮然有求道之
志嘗見性理大全書探索紬繹多識以蓄之至忘其
寢食烏聞星湖李先生私淑退陶李子之學講道於
畿甸遂往師之李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告以所聞
聖門親切之旨李先生嘗裒輯李子言行未及修潤
令先生更為增刪之乃定以近思録例名之曰粹語
以為為學之的盖見師門傳道之微意云當時文學
之士咸萃李先生門下篤實如邵南尹公精詳如貞

山李公志同道合常以講論切偲為事至或識見少
異亦為反覆論辨以一其歸蔚然有乾淳遺風先生
為學先涵養其本源尤致謹於省察之幾慥慥乎學
問思辨兢兢乎視聽言動朴實地頭平平做去至其
精義造約洞觀昭曠之原則大而天地陰陽之運細
而飛潛動植之彙遠而古今治亂人事之變近而性
情之微日用動靜語默之著凡宇宙內事物所以然
之理所當然之則萬殊而一本者該攝洞貫無不得
以折衷爲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專工在朱子大全語
類諸書而尤深於節要平生受用靡不自是書中發

揮嘗言學者讀朱書苟能得其門而入則天德王道
全體大用犂然畢具於其中矣又揀語類全編中切
於學問者為八冊名曰語類節要又謂是篇為朱門
之論語庶可與書節要相為表裏先生尤用力於日
用工程著心口耳目手足六箴朝晝暮夜四銘銘諸
障壁又刻敬直義方四字符揭座右及病革命侍者
索置寢側其平日可知也居家事親盡誠敬教子弟
率以禮弟妹既分居每稱其有無為經理之親戚鄰
比或有窮匱者必隨力賙恤之生事素薄常務為節
儉數頃石田歲入頗約而供祀禮賓不至窘乏者量

入為出也十世先塋在靈長山之南先生始營置祭田建廳事于壠下春秋將事於廳十月上日合祀於祧位又設奠于房壖無嗣之神祀訖燕毛於廳前遂為定儀接人必有方少長各以其宜鄉鄰皆敬慕之一覿其儀範油然有敬服之心始結德社洞約遵呂藍田古事建麗澤齋聚村學子設學約講小學歲行鄉射鄉飲儀纔數年鄉俗化之嘗於出處處之惟以義義之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曰世之以學名者必以不應 除命為髙致辭一官而增一秩外似恬退內實躁進吾竊耻之雖抱關擊柝惟當盡其職而已

及居官不為苟容輒奉身亟退凡仕於朝內則兩朝桂坊外則一麾湖邑其他歷任閑曹散官而止固不可以展布所蘊則道其難行矣至晚年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國一念常睠睠然不以用舍異也近世學術漸衰為士者近則溺於訓詁入耳而出口遠則流於新奇反道而倍經既皆不足以真實踐履能造吾儒之域至其愈下則一曰文章之學二曰功利之學既未有推其言之未始不本於理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去道益遠矣又繼而異端者作先生常以斯世斯道之責為己任論學則躬行心得為宗

旨循塗守轍為法門論事則辨義利於毫釐之差判
心跡於天壤之隔若異端之亂真則亦為拔本塞源
必反經而後已蓋其憂之也深慮之也遠其所雅言
必曰孔門教人具於論語一書於下學實有依據雖
以子貢之明敏性與天道不可得以聞也今之學者
不屑於下學實地徒役心於性命理氣之說夷考其
言行未曾有為學底貌樣與倡家之誦禮何異哉李
先生嘗謂先生曰學貴自得不必泥滯前人言議先
生起而對曰後生少年窮格未到志慮未定而畧有
所見便自執己意曰古人之所未知者此習漸長徒

益其輕浮躁淺之氣無益於進德之業李先生聞之喜曰可爲新進輩對症之劑李先生著四七新編發明李子理發氣發之論謂四端是道心七情是人心深得朱子傳心之訣後人不知其義至有歧貳之弊其後遯窩愼公後耼以爲氣隨之氣屬心氣發之氣屬形氣公理上七情莫非道心李先生作新編重跋以識之邵南辨之甚力李先生乃抹去重跋貞山復主愼說質諸先生先生曰若以喜怒之得其正者謂之理發則其將以四端之不得其正者謂之氣發耶聖人之喜怒發而自中君子之喜怒發而求中衆人

之喜怒發而失中雖有中不中之不同而其發於形
氣則無異矣嘗有一種議論主張明季王學之說謂
敬易流於禪格致易失於口耳先生倡言排之曰用
力於程子之敬主一無適而不偏於靜致功於朱子
之格致交修進德而不流於記誦斯已至矣何必以
門下之不善學者致疑於不當疑也是時後進有立
異於程朱說者先生必戒之曰程朱是後來聖人若
於斯歧異其流之弊將入於無忌憚矣每對學者輒
以君子小人儒為戒曰為己曰君子為人曰小人一
有為人底心則所尚者論篤而色厲所事者佞己而

許人要其歸則不越乎干名媒利之私若不能明着眼牢着脚打過此一蹊則跬步之蹉不爲大姦慝者幾希昔許遯翁已深言其弊爾其論科學之弊則曰成周鄉擧里選之制變而進士之試行士皆不顧實行專尚文詞投牒自衒求售有司所得皐皆鴻都樂賈之流竟使士習虛僞人材汩喪萬古如長夜其論俗學之害則曰天下之義理本於一而後世隨時各異枉尺直尋行險僥倖此所謂胡廣之中庸非聖門眞正義理今則天學之害甚於老佛俗學之害甚於天學矣先是西洋書自燕肆闌入東方大有害正之

漸先生著天學考天學問答究源委証是非闢之廓
如也于時從學者往往有叛去人心益壞謗議朋起
先生距之愈嚴而為能其愛惡辨之益明而不至於
矯激其言曰道家尊老君佛氏尊釋迦西士尊耶蘇
其義一也西學後出欲高於二氏托言於無上之天
主使諸家莫敢誰何其意巧矣吾儒言上帝降衷天
命之性皆稟於天者也曰上帝臨汝曰對越上帝曰
畏天命無非戒慎謹獨之工而尊事上帝之道也彼
以上帝為私主晝夜祈懇求免罪過何異於佛家之
懺悔乎聖人不語怪神若語之不已其流之獘將舉

一世歸幻妄之域人心煽動後世所謂蓮社彌勒之徒必將接跡而起作偁之罪必有所歸況此黨議分裂彼此伺釁設有人為網打之計則竊恐天堂之樂遠而世禍來逼矣先生殁甫數月 邦禁作異言者誅其後邪獄繼起其徒次第就戮於是人始服其先知先生之門遠近從游者迭來問業先生必循序誘掖色笑可親隨其材器淺深充然各有得要以喫緊為人可以入於道義之門門人黃德壹請業先生曰欲學朱子先學退溪因授以粹語曰孔孟之言如王朝之法令程朱之言如嚴師之勑厲退溪之言如慈

父之訓戒其感發於人者是書爲尤切吾有所受矣
辛亥春德吉從家兄自中江歷拜於先生先生方看
大學展在案上因指示曰劈初頭明明德是開卷第
一義從前儘有見未透近日每繙閱一遍輒有會心
處然匪言語所能喩者須是自家默會而體認之昔
程子每言仲尼顏子樂處亦引而不發蓋以此也時
先生年既耄矣信道彌篤不倦不厭不知年數之不
足苟非後世之尭夫其孰能知之若其著述下學指
南平生用功門路也内範行諸閫梱者也希賢録尚
友千古者也家禮集解禮學之基址也東史綱目寓

之筆削紫陽之遺法也至於詩名物攷洪範演義襍
卦說小學講義史鑑　列朝通紀臨官政要廣州誌
木州誌及文集若干卷其論述者根柢義理經經緯
史紆餘温潤曲暢而旁通皆可為後學則也嗚呼我
東邦古被仁賢之化蔚為文獻之域羅麗以來文學
經術之士往往可述若論其淵源之正體用之全主
張斯文之任章章較著者盖鮮矣惟吾退溪夫子遠
紹考亭之統星湖先生直接退溪之緒道學之傳有
自来矣先生切磋琢磨既承於星湖楷模準繩惟在
於退溪若溯其源頭則所願學朱子也至於衛正道

闢邪說明先聖之法而道之使斯世之人不迷於夷狄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功歟昔陽明之說行而退溪始闢其亂賊泰西之書出而星湖首斥其幻妄繼繼傳述至先生而益明其揆一也退溪之道待先生而傳星湖之學得先生而著先生盛德大業可謂集羣儒之成矣貞夫人昌寧成氏學生純之女事舅姑奉祀享供賓客未嘗違夫子意先生薦桂坊夫人曰吾家儒素不識軒冕之榮不如服田力穡以救朝晡之資而已先先生十四年而卒合窆先生墓生一男二女男景曾進士有文行人稱先生有子不幸早卒女

適權日身景曾二男四女男喆重進士弼重女南泳李基誠權佫韓致健喆重有五女朴殷會李庭泰李圭采餘幼弼重有三男一女并幼權日身有三男相學相命相問一女幼先生棄後學已十閱歲未有記其言行喆重謂德吉承學久使之屬筆德吉於先生三世通家先生與先君子為道義交德吉亦從家兄後幸及門下蒙被教育殆二十年愚陋益甚識淺辭拙不足以任其責矣累辭不獲且義有不敢辭昔者竊聞之不知所向孰知其為功不知所至孰知其名言世之智足以知君子者寡焉故蒲左丞名卿也誌

而失之陋呂居仁賢士也傳而違於近了翁不識并
世顏子幸而責沈文至今說其美事況下此一等人
固不得入其門則何足與議於富美哉先生嘗與德
吉書云平日所講聞者無可告語蓋歎其莫我知也
于今典刑既邈微言莫聞則懼夫先生之心學不明
於世後之說者愈遠而愈失真也德吉自惟不敏非
敢謂善形容有道者也於吾身親所見聞者乃敢掇
拾叙次之惟務其記實將以俟它日知德立言之君
子有所據而裁焉

門人檜山黃德吉謹狀

跋

先生講道於漢山之南四方學者多被涵育而禕也生也晩未及掃門之列矣歲庚寅從本家始得覩遺集而一覿心醉便有望洋之歎烏顧其書有草正二本而下廬黃先生受托更加刪增但其寫役無人未得易書只就書頭籤付標識而其字行間誤缺則多未刊正盖其勢然也禕爲是之懼敢忘僭越爰謀所以正書之繕寫之際一遵黃先生所定而至於襍著七篇則篇目之序次間多改正凡論經文字之錯出者合而錄之名之曰經書疑義若户牖襍錄橡軒隨

筆所論諸條亦各彙類以附而襍錄並於隨筆若書齋講約之先於四禮儀節慶安洞約者家而國而之本於修身也函丈錄之先於桂坊日記木州政事者事君治民之資於講學也若夫鄉飲射儀之次於天學考問答之後則鉏邪反經之義也覽者詳之而此亦取黃先生之意而財正者也已何與焉凡七閱月而工告訖嗚呼先生之學語其博則海涵地負不可涯涘而約造乎至精至密之地後生末學何敢窺萬一而苟欲求先生之道則舍是書何以也畧識于卷尾以寓慕仰之忱而用諗同志云

崇禎戊辰紀元後四癸卯二月上浣後學順興安景
禕謹跋

吾 先祖順菴先生講道漢山之陽所著述為屢
千萬言皆所以明天理淑人心者也下廬黃先生
嘗讎校之王考寧鎮安與族父鵬遠氏繕寫為三
十卷欲刊行于世俸薄不能卒其事而藏諸巾衍
不肖慨遺文之未傳念 先志之未就盖早夜未
敢忘也誠淺力綿經紀有年至今秋而始用活字
印若干本姑且與同志之慕悅吾 先祖者共之
此於所著述僅十之一二而印布於當世慕悅者

又百不能一二焉是可愧也余忝 先祖世百
十年典型寢遠風流寢泯不肖苟不能因是役而
凝自惕慮以持循緒業而勿隳焉則豈吾 先祖
所以立言垂後之意耶是又可懇也
光武四年庚子仲秋五代孫鍾瞱敬識